

鐵

馬
綱
主
筆

1955

砂

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L14

鐵 砂

馬 炳 玉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

總 239 初 80 32 開 19 頁 30,000 字

鐵 砂

馬 陌 玉 著

一九五四年二月初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漢鐵路四英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1-4,075

定價一千三百元

六月的天氣，像蒸籠似的悶熱，全廠職工在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偉大任務下，火熱地展開了勞動競賽。

這幾天，管委會召開了車間生產會議，每個車間都訂出了具體的計劃。爲了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任務，人事室根據各部門的工作情況，從新整頓了勞動組織，決定把鉗工房的老劉頭，調在工具室裏，配合各部門檢修工具。這件事情剛計劃好，通訊員小胡手裏拿着一張通知單，慌張地由辦公室裏跑了出來，通知給老劉頭。老劉頭一聽，就往辦公室跑。剛一進門，正好段長去接電話，老劉頭不等段長把耳機放下，就高興的說：

『劉段長，剛才小胡通知我，說組織上調我到工具室啦？』

老劉頭把這句話說得格外響亮，劉段長接完了電話，『乓』的一聲，把耳機子掛在電話機上，兩眼笑瞇瞇的，看了看老劉頭，很熱情地說：

『對！劉師傅，你有啥意見嗎？』

老劉頭一屁股坐在段長身邊的椅子上，把帽子摘下，往辦公桌上一放，順手從腦後摸了下光腦袋，又把手放在膝蓋上，仰起臉，眉毛往上聳了聳，很堅決地說：

『段長，我沒有啥意見，今天祖國正在大建設，哪裏需要我，就到哪裏。』

劉段長聽着老劉頭的話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。他走到老劉頭的跟前，微笑地說：

『老劉，你說的頂對，咱廠裏工具室的任務很繁重，這台戲唱好唱不好，和你有很大關係！』

老劉頭很有精神地站起來，把腰桿子伸得直挺挺的說：

『段長，別看我這把年紀，我還不服老哪！我要爭取在工作裏立功入黨。』

劉段長不住的點點頭，一雙眼睛閃閃發光，樂的直張開嘴笑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廠子裏剛作過健身體操，老劉頭由鉗工房到了工具室，在工長老盧頭的幫助下，整整忙了一上午，才把工作地點佈置好。接着，老盧頭按照本月份的生產計劃，給老劉頭一分派，老劉頭從口袋裏摸出副老花鏡，往眼上一戴，把袖子往上一捲，就可叮噹噹的幹了起來。

這邊，打砂房裏噴砂機嗚嗚地響。打砂工老王頭頭上束條破毛巾，臉上戴着個防護面罩，身上束了一塊白帆布的圍腰，用力抓着根風帶。噴砂嘴對準了車輪，撥開砂

缸上的開關，風順着風筒，把砂缸裏的砂子，由風帶裏直哇哇的噴了出來。不大一會工夫，打砂房裏像放煙幕彈似的，滿屋子裏瀰漫着一股一股的濃煙砂土，直冲着工具室的窗口往裏鑽。老劉頭正忙的滿頭大汗，突然眼鏡上落了一層砂土，把眼睛的那鑲大，啥也看不清楚。老劉頭一心只管在幹活，不在意地摘下老花鏡，用嘴一吹，又戴上去，接着，熱呼呼地又忙了起來。這時候，老劉頭的活越是緊張，外邊的砂土就越往眼上飛，老劉頭的眼睛也就急得更花了。他取下眼鏡，擦了又擦，擦罷又戴上，一個勁的直擦老花鏡，心裏真窩火，把手裏的搬子往鉗台上一扔，伸起頭瞅着窗口外的那部噴砂機，氣的只罵：

『這叫咋幹活，連眼都睜不開！』

老劉頭頭一天到工具室，就碰到這樁倒霉事。本來工具室的任務很繁重，這回，又加上外來的阻礙，到時候生產任務完不成，這咋說得過去呢？老劉頭越想這事，心裏越急的慌，把兩隻胳膊往懷裏一抱，蹲在地上，歪着個腦袋，兩眼眨巴眨巴的只瞪着地下出神，耳朵裏只聽見噴砂機一股勁的哇哇叫着。在旁邊工作的小吳，把小油嘴一噉說：

『劉師傅，就像這樣，完不成任務還不算，砂子吸到肚子裏還生肺病哩！』

老劉頭低着頭一聽，看了看小吳的背影，嘆了口氣，兩片嘴唇動了動，正想要開口給小吳說點啥，忽然聽見緊靠打砂房的修車棚下，一大羣工友亂嚷嚷地叫：

『他媽的，像颶黃沙風似的，滿院子飛的都是砂土，光往眼裏鑽，可真够噲……』

剛由車底下鑽出來的小李，滿臉盡是黑呼呼的油泥，頭上蒙着一層砂土，氣的眼睛直翻：

『哼！光往眼裏飛還不算，鼻孔也吃飽了……』

鉚工組的幾個工友，聽着那邊喊喊喳喳的，早就忍不住了。一個抱着個風窩子（打鉚釘的工具）的工友，不高興地撇撇嘴說：

『別光在那瞎扯淡啦，看看電綫桿上的紅旗吧！車修不好，出不去廠，就誤了運輸，大夥臉上都不光彩！』

接着，大夥又是七言八語的吵個不休。

關於噴砂機的事一傳開，劉段長也急的一趟一趟的跑。工會蔡主席急的圍着噴砂機亂轉。打砂房的老王頭急的滿頭大汗。這咋不叫人着急呢？現在各部門都訂了勞動競賽計劃，噴砂機弄得砂子亂飛，影響別的部門不能幹活，生產計劃怎能會完成呢？老王頭忙了一陣子，才噴掉了兩對車輪上的鏽，他氣呼呼地對段長說：『不行啦，段

長，光這樣噴車輪，砂子吹得滿天亂飛，不但影響了打砂房的生產，連別的部門也不能好好幹！這噴輪工作又不能停住，不然，這多的車輪，到時候裝不上車輪，車子拉不出廠，咋辦哩！」

劉段長聽完了老王頭的話，當時也沒說出個啥名堂，皺着眉頭和工會蔡主席回去了。

老王頭從地下拾起噴砂機上的風帶，往手裏一握，望了望地下的車輪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嘆了口氣，又哇哇地對着車輪上的鏽噴了起來。

老劉頭坐在屋子裏，越聽越不是味，抬頭向窗口外一望，只見段長同着工會蔡主席剛由打砂房裏走出來，這邊車棚下的夥友們，吵得更兇。這時候他實在忍不住了，站起身就往外走。剛邁出廠房門，滿院子裏都飛滿了霧騰騰的砂土，耳朵裏光聽見人亂嚷，就是看不清。老劉頭站在工具室門口一想：全國各地都在建設，需要車輛來運輸器材，要是打砂房一直這樣下去，生產任務不能按期完成，這個損失可不小啊！他想到，別的工廠都正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，改進工作方法，我們就不能改進一下嗎？這時他臉上只熱呼呼地發燒，心跳動得特別快。他轉身就去打砂房找老王頭商量去了。

老劉頭剛走到打砂房的門口，忽然聽見裏邊『兵』的一聲，關住了噴砂機上的開關，老劉頭伸頭向裏一望，滿屋子裏砂土冒狼煙，一股一股的直順着門口往外衝，過一陣子，屋子裏才算透了明。老劉頭一踏進門，只見老王頭渾身上下盡是砂土，真像土人一樣，他正拿着條破毛巾，拍搭拍搭地打着身上的灰塵，見到老劉頭，就迎面笑嘻嘻地說：

『喂！劉師傅來了，坐坐……』

老劉頭笑着，不住的點點頭，往砂堆上一坐，伸手由口袋裏摸出兩支香煙，遞給老王頭一支。吸着了煙，老劉頭把手往膝蓋上一放說：

『王師傅，你幹這活累不累？』

老王頭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，把手巾往肩頭上一搭，一屁股坐在老劉頭的旁邊，說：

『給咱自己幹活，不嫌累，就是噴起車輪來，砂子亂飛，真是沒法治。』

老劉頭皺了皺眉頭，彈了下煙灰，瞅瞅他旁邊的噴砂機，就問老王頭：

『你們組也沒想個啥辦法改一改？』

老王頭用力吸了口煙，把煙屁股往地下一扔，擺擺手，不高興地說：

『想辦法？有啥辦法！那天我給技術室的史主任一提，你猜咋着，他把那副黑紅臉一板說：「打砂房一成立，就是這麼幹，這是鐵道部規定的統一辦法，別的車輛段也是這樣。」我想，人家是大學畢業的技師，這法子一定是想絕了，憑咱這老粗工人還有啥竅門！』

老劉頭吸了口煙給老王頭慢慢地解釋：

『老王，你這種說法我不同意，你看世界上哪樣東西不是咱們工人造的，這一點小事情，我不信就難爲住我們了，要是我們鑽一鑽，會有辦法……』

沒等老劉頭說完，老王頭抬起頭，旺旺老劉頭的臉，不由得嘿嘿一笑，忙說道：『你說的對，你說的對，倒是應該想想辦法！』

老劉頭咧開大嘴一笑，轉臉看了看老王頭，腦子裏又轉到噴砂機上。他伸手向地下抓起把砂子，望了望又丟進砂堆裏說：

『現在一天得用好多砂子？』

老王頭把手一伸說：『三噸！』

老劉頭把眼一睜，想着這個數目字可真驚人，又接着問：

『咋會用這麼多，三噸砂子，能用幾遍？』

老王頭望了望地下，對着砂桶裏的砂子，沉默了一會，冷笑地說：

『還會用幾遍！像這號由大砂堆裏選出來的砂子，頂多噴用一遍就了不起啦。』

老劉頭聽罷，搬着指頭，一五一十的盤算着。一天用三噸，一個月就用九十噸，頂少得用兩個車皮去拉。一個月的運費和砂子的價值，計算起來至少也得六七百萬元，一年就得八千多萬元，這多的人民財產，要是想法節省下來，建設咱們的工廠，這多麼好啊！

老劉頭只管想着，沒有顧得給老王頭說話。這時，老王頭偷偷望了望老劉頭，感覺着怪驚奇，不知老劉頭有啥心思。他心想：劉師傅是捉摸改造噴輪的辦法麼？老王頭想到這裏，心裏沉不住氣的就問了聲：

『劉師傅，你是打算給我們噴砂機想點辦法麼？』

老劉頭本來對這事怪熱呼，老王頭這一提，恰好提到他的心裏，他更覺着自己臉上一陣熱辣辣的，直燒到耳根。他忽然想起黨委張書記給他說的：

『做一個共產黨員，跟一般人就不一樣，要在生產上起帶頭作用，要能克服一切困難。……』想到這裏，突然他不由得心裏一動，實在再忍不下去了，就急忙站起來，緊緊握着老王頭的手說：

『王師傅，我想試試看。打明兒起，我們就開始研究好不好？』

老王頭不住的高興，只瞪着兩顆亮亮的眼睛，親熱地拍着老劉頭的肩膀說：

『老劉，這回你真能想個新辦法，我們一定喝你的慶功酒！』

老劉頭說：『我們一起幹，我們一起幹！』說着，轉身就回到工具房。

從給老王頭談了話，一整天時間老劉頭心裏都在捉摸如何改造噴砂機。開始他心裏總是想着：啥東西由噴砂機裏噴出來，能把車輪上的鏽打掉，而且還不會起塵土。這時，老劉頭一邊鏟着機器上的零件，一邊不斷地想着。他對着案子上的老虎鉗子，沉默了一會，偶然看見鉗子上撒着一層明晃晃的鐵末，心裏不住的一跳，這傢伙不是和砂子一樣嗎？他伸手向鉗子上捻起一撮鐵末，往手心裏一放，翻來覆去地看了半天，自己研究了一下，覺着這玩藝有點門，心裏驚喜地連忙喊小吳：

『小吳，有門啦，你看這鐵末噴車輪行不行？』

小吳正在忙着幹活，一聽老劉頭喊他，忙扭頭一看，只見老劉頭捻着一撮細鐵末，小吳驚奇地看着老劉頭問：

『劉師傅，你說行不行？』

老劉頭笑了笑說：

『現在還不知道，我們來研究研究！』

小吳以爲老劉頭在開玩笑，他不在意地說：

『劉師傅，技術室的史主任在這廠裏幹了二十來年了，還沒想出名門道，你不懂得，光研究頂什麼用，別瞎扯啦。』

老劉頭輕輕地拍了拍小吳的肩膀，笑着說：

『小吳，史主任沒辦法，就算完了嗎？咱們研究一下，也許會弄出點門道。』

小吳笑了笑，隨手由老劉頭手心裏捻了下鐵末，往老劉頭手裏一放，頭一搖說：

『劉師傅，不行，這鐵末比砂子還細，力量太小，車輪上的鏽那麼厚，噴不下來！』

老劉頭皺起了眉頭，感到小吳的話滿有道理。老劉頭從旁邊抓把砂子和鐵末一比，小吳說的真不錯，把手裏的鐵末往地下一扔，鼓勵着小吳說：『對，到底是年輕小伙子，就比這老傢伙心眼靈巧！』小吳把嘴一撇，故意地說：

『你看我是誰，還會有錯。』說完自己笑了。

老劉頭也跟着笑了一陣，停了一停，把臉上的老花鏡正了正，袖子一捲，順手掂把銼刀，擺着個拉弓射箭的架子，便嘶啦嘶啦地幹了起來。他一邊幹着，一邊想着，

一股勁的捉摸了一晌午。想來想去，腦袋都弄昏了，也摸不着點門路。

上午下班的汽笛響過，老劉頭回到家裏，剛端起飯碗，頭額上的青筋一蹦，猛然又想起了，要用鐵絲截成米大的節可比鐵末粗，噴起來比砂子還有勁。老劉頭想到這，心裏只熱火火的，就一心想往廠子裏試一試看。他一氣吃了兩碗飯，把碗往桌上一推，不容分說站起就往外走，還沒出門，老婆就攔着說：

『這紅光大日頭，晒的頭皮痛，你不少歇會再走。……』

老劉頭一邊擦着臉上的汗水，一邊很嚴肅地說：

『秀英，現在全國都正在大建設啦，工作一時一刻也不能停留；廠子裏的生產這樣忙，誰還有心在家歇呢？』

老婆抱着小玲玲，坐在牀沿上，皺着眉頭噉着嘴，滿肚子不舒服，就忍不住的嘟囔起來：

『俺也見過人家幹事的，誰也沒有像你忙成這樣，回來啥事也不管，把飯碗一推，就想往廠子裏走，你還要家不要啦？』

老劉頭聽着怪窩火，本想給老婆發頓脾氣，話剛到嘴邊，又想起廠子裏噴砂機的事情，就把氣消了。

上工前，老劉頭走到廠子裏，一進工具室的門，向裏一睜，連一個人影都沒有。他連忙找着一團廢鐵絲，從抽斗裏取出把鋼絲鉗，便噠噠噠地剪了起來。好大一會，老劉頭的手都磨得紅通通的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剪了一大把鐵絲節，他看了看，心裏一合計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這能行？噴車輪一天用三噸砂子，現在滿打滿算炒砂子和噴砂子的工人才用四個。若使用鐵絲節十個人力也供不上，這樣不但不節約，反而造成浪費啦。』

老劉頭把手裏的鉗子往工具箱裏一放，心裏有點怪懊喪。正在納悶的時候，他忽然想起，那天晚上在鄭州電影院裏看到蘇聯『航空之父』這個電影，在當初發明飛機的時候，是根據放紙鳶的原理，慢慢研究成功的；首先是研究成功飛機的骨架子。當試驗時，飛機剛飛起來，就掉下來起火，但他並不灰心，總是不分日夜的研究着。當經過十數次的失敗，終於勝利了，給全世界的人們，立下了大功勞。

毛主席，共產黨，帶着好多的革命同志，給我們打天下；爬雪山，過草地，吞雪，挨餓，犧牲，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鬥爭給我們建立了新中國……他想到這裏，深深感到無論做什麼事，要有毅力才會成功。老劉頭正想得有點勁，只聽見打砂房的噴砂機又哇哇的叫了起來，他把眼珠子一鼓，氣呼呼的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你哇個屈，別看我失敗了兩次，不把你鬥倒，我老劉頭決不肯罷休。……」這時工長老盧頭走過來，知道他爲噴砂機的事在苦惱，就鼓勵地說：

「劉師傅，別着急，咱要幹就幹到底！辦法是人想出來的。」

老劉頭把眉毛往上一聳，臉上帶着興奮地樣兒說：

「盧工長，雖說改進生產不容易，我可不服這口氣，說啥也不能半路洩勁。」

一天，兩天……四天過去了。

老劉頭研究噴砂的事情，一天比一天熱火。清早他到廠子裏比誰都早，晚上別人都下班回家了，他還留在廠房裏，回到家飯也不想吃，覺也睡不着，眼睛紅通通的，臉色焦黃。

第五天的清早，老劉頭剛走進廠門，只見院子裏鬧哄哄的一大堆人，緊圍着塊紅通通的活動板報，有的笑着，也有的亂嚷。這時，老劉頭慌着走到跟前，往人窩裏擠，他仔細地看了看板報，嘴裏不由得小聲念了出來：

「噴砂機的竅門多，

開動腦筋想辦法；

寮門對着你發笑，

光看你去找不找。

.....

老劉頭剛念完，從他的背後伸過來一隻胳膊，拉了他一把。老劉頭忙扭頭一看，原來是青工小吳。小吳把手一揮說：

「喂，劉師傅，寮門找的咋樣啦！」

小吳這一問，看活動板報的人都向老劉頭臉上望了望，紛紛議論着，有好話也有歹話。一個高個子的瘦傢伙冷笑着說：

「鐵道部規定的噴砂辦法，還有啥寮門可找的！想在這上露一鼻子，這不是鬧笑話。」

老劉頭聽到了這句話，像挨了耳光似的，氣的紅着臉，由人羣裏擠出來，低着頭想着走着，一會又想到了噴砂機，那些不三不四的話，早都打消了，他把腰桿子一伸，抖了抖精神，一抬頭碰巧走到機器房門旁邊，看着一大堆由鑽眼牀上掃出來的廢鐵塊，老劉頭停住了脚步，對着廢鐵塊堆沉默了一會，他想，這堆鐵塊可比那鐵末的多了，要是再稍微砸一砸，不就行了嗎？反正人是活的，機器、原料都聽人使喚，辦法是人